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七十三

宋 黄震 撰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劄陛差提領所幹官狀甲子五月

令月二十六日準本司發下省劄一道備本司元申以遥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别差京官分司蒙公朝止就差某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之闢命

震驚葢本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公朝之所行者重於改作期於得實者上官之至忠重於改作者聖君之至仁而其惴惴之私則謂公朝已從申則宜別差官未差官而暫以其承乏則宜且屬本司然此猶以一身之誼言之也抑猶有公事之利害在遽言之則為僭終不言則為隱僭之罪止於一身而隱之弊關乎軍國敢席藁待罪而言之竊計公事之利害有三其一曰本司仍同提領而分司仍屬本司同此倉可保其無弊其二曰本

司不同提領而分司別自差官則弊在十年之後其三曰鎮江自置同提領而就以其提刑司舊屬官為之則弊在目前嘗攷本倉初屬總領所繼屬發運司皆以干預出納久而不能無弊逮至改屬提刑司始以風憲之權隔手以防出納通變至此而已極檢柅至此而已精所未便者獨有相去隔驀之患尚如本司元申之説然使分委得人常能以使長之心為心則隔千里可同對面處僻遠如其親臨則亦何遙領之足慮且遙領之弊

不過不能盡革倉吏之奸耳正使司存切近吏奸亦焉能盡革而司存不預出納本司清淨無弊則遙領之爲利也大矣某所謂可保其無弊者此也其或不隷本司而別差資望已重之官則官稱屬於省所職事可以專達寄司之地非不一時改容以相禮切近之倉非不一時悚息以聽命然日引月長人情好大監司既不得而檢柅朝省又未免於隔遠吏祿簿書之費萬一有取於倉敖毫髮之贏則流弊難防初意浸失某所謂弊在十

年之後者此也其山林鄙人率而信直口尚不曾問家事身亦安能防吏奸承之此來偶逃曠敗正以仰藉本司之威重不過奉行本司之文書獸非畏狐正畏虎耳令若使其一旦自以同提領為稱則向也以監司而同提領今也以監司舊屬官而同提領向也近屬於監司緩急猶易於上達今也遠屬於朝省申請不可以立應是將以重之適以輕之矣且其屬本司也倉官有舉有剌令選人而同提領舉剌其將安屬乎其屬本司也分

司有吏有祿今小官自爲司存吏祿其將安仰乎兼本司之同提領也不惟督倉場亦且督綱運倉場雖在鎮江而綱運遠自吳門此事又將誰屬曾謂九品青衫之文移而可動吳門之會府乎力小任重運掉無策其所謂弊在目前者此也區區欲望台賜特賜備申乞從公朝就其見行畧加裁酌必欲稍重其權或許容本司選辟京官一員爲分司提管則上不失公朝重於改作之至仁下不失本司期於得實之至忠庶於本倉公私兩

便其雖以僭越得罪萬萬不敢辭所有省劄一道委實不敢祇受謹用繳納見到其無任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省控辭改差充官田所幹辦公事省劄狀

近者恭凖省劄備坐指揮以朝廷買公田正欲免和糴之擾而州縣催公租又反効和糴之擾急於革弊分遣幹官既令某兼管於三郡又令某條具於一日有以仰見聖朝勤恤民隱至深至切疏剔弊源不極不止為之感激思奮詢訪屢日乃知三郡之規模已成公田之闕

係甚大其間尚有餘弊是以州縣不能無擾其弊若除其擾自息鎮江分司之官正自不必增創不必增創而創之反以滋他日之擾敢僭陳之夫人户置田比近尚或不免欺蔽官司置田諸郡豈能遽就條理朝廷知其然兩年以來日夜講究惟恐一事之未得其實則一毫之有擾於民然皆朝廷自察其隱微州縣未嘗明申其積害故今日見行之事雖已得其三而未及講行之事尚猶有其二如佃主則使之相離如苗税則為之理豁

如磽瘠則諭之整換凡此三者皆朝廷令日之所見行惟是浙右之地濱江皆山如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循江而東岡脉隆起地磽而多乾故鎮江江陰從來不在和糴之數常州畝數雖與蘇秀畧等而和糴則半之正以其風俗雨稍愆期即種蕎麥荳粟不足充軍餉故也去歲置田之初適值中夏缺雨某去歲六月十七日被提刑司檄至金壇縣問獄事自洪塘堰無水至縣五十二里尚多未種之田自六月被檄後至八月二

十日監浚犇牛河往來常州境上兩岸所見止種荳麥則此等所買公田不能盡出租米可知矣州縣若以實聞朝廷必為減放催其所有何至於擾奈何恐妨公租反為掩覆賢者雖受其訴旱之狀而不申甚者至焚其訴旱之狀而不恤或未嘗種田而令納租或本非種稻而令納米催而至擾其勢則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者一也此事則鎮江等三郡之所同又買公田本為軍糧例軍糧例是糙米聞中間曾準指

揮就毗陵别撥一項解發行在舂糙為白州縣因而計其舂折之數於本色發行轉般倉供軍之米亦令每石增納一斗八升謂之折糙是於元額幾十增其二矣夫不全熟而使之全納既已甚難計納數而又復加二此豈可强催而至擾亦勢使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者二也此事則常州一郡之所獨令來若蒙朝省勘會前件速降指揮今後間遇水旱年分應有管官田並照民田一體從實減放不許强抑全納及

將常州一郡照諸郡體例止納元額糙米不許抑令折糙則為王民種官田納官租自然如期而足上下相安如鄰側佃户之於田業即主矣州縣吏胥雖欲為擾豈可得哉故其因僭謂州縣之弊不在擾民而在於不能達民隱令日之救弊但當達民隱而不當輕於置分司民隱不達弊根未除州縣已擾又增分司其為擾也不致多乎盖自來諸司之文移法必經州縣百姓生長之見聞亦惟知有州縣昔唐明皇御樓觀者填隘能止之

者惟一縣丞我真宗東封百姓雜遝能揮之者惟一縣尉夫以百官六軍之所不能遏而丞尉能遏之事不經州縣事其有可行者乎既而免經州縣而又創分司以督州縣則分列曹案不過隂受計囑以寛期限分遣走卒不過公肆誅求以為展再豈徒無益害且益甚議者乃以九江茶鹽分司為比不知茶鹽之有分司不過坐守一津以待四方商賈之自至鎮江若創分司是將徧走三郡以趣諸莊租米之必來茶鹽乃無日不生之利

商賈時至常足以給司存之費租米乃一歲一有之利百姓良苦尚何以飽吏卒之欲鎮江若創分司三郡之莊官佃户自此無寧日而公田之利祇見其害矣其實不敢以一身目前之計遂貽公事無窮之累所合具申乞賜矜察使公田之弊盡除而州縣之擾自絶米吾之米不過聽司右者自為收之實三郡莫大之幸須至具申者

辭省劄備他官條具令遵守狀

照會某六月二十九日申時遞中恭準省劄備坐董提幹方提幹連銜條劃公田事件劄某照應遵守某照得此係各官各郡之事也鎮江等三郡非他郡比但當革三郡公田之弊不當置鎮江分司之官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回申訖今來劄下事理於某無預所合具申

辭省劄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得今月十二日元準省劄之初以未知各郡事體容到各郡體訪至十五日脚氣發作不可親行逐加採問

見得三郡之事非他郡比但當革弊使人戶自與州縣相安不可創官使州縣吏添分司搔擾事關民命難徇身謀已瀝血忱備見公牘於今月二十三日申發訖今來所準置司常州指揮蓋在某前件申明未到之前所合具申尚書省乞賜指揮撿照某二十三日所申事理施行所有此處三郡分司委難創置使其置於常州亦猶置於鎮江無益有損其弊則一不敢不以實聞

辭省劄發下官田所鑄銅印及人吏狀

照對某七月初二日準省劄差人吏賫印記令某日下置司管幹公田事某昨準元降指揮之初未知因依所以未敢倉猝遽言繼後逐一體訪見得置田養軍自是當今之良策買田得實安有難催之租米官置田而租難情事惟必有當深察者矣以某所見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皆是沿江一帶高岡磽土所種多係蕎麥荳粟當時被差之官不能仰體朝廷美意據實申明又不與之斟酌地里土産據數收買方且欺罔捻合虛

張多數以高地而為良田以荳麥而為租米以所産三斗五斗而為八斗一石去歲旱乾三郡為甚恐妨公租又復掩覆甚至焚其訴旱之狀五百紙而設長枷六具大榜州門以脅之他如常州多種荳麥或紅尖小米其俗以白米為難得而非白米不可以納官故州縣人吏置買之時勒令該說白米白米者白色之米非舂白之米也自古及今通天之下何嘗以舂白米散軍亦何嘗有以舂白米納租耶為之官者乃復以白色為舂白抑

令每石增納折糙一斗八升又如丹陽縣至大之斗不過一百三十合耳而已死之趙知縣乃一無賴不學之窮宗室乘時射利賣弄百出遂繆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展計省斗虛裝數目不顧無窮之害姑塞一時之責夫收買既不槩實旱歉又不受訴而反增撞虛數以取之催而至擾夫亦何怪為令之計不過遵達民隱掃除餘弊據其實有催之所納由省所而劄州郡由州縣而督莊官綱舉目張米可立辦奈何無一人肯以實告直

至上勤廟堂自為體訪知其有擾方隨地遣官耶嚮使
公朝非切切民隱明目達聰則州縣官養成病根雖一
旦潰裂而莫寤不知朝廷何負於士大夫而士大夫之
負國乃如此乎然某不佞竊謂知其擾而革弊可也知
其擾而創官不可也某每見天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
蓋縣之吏卒犯法人户可以訴之州州之吏卒犯法人
户可以訴之監司惟是分司獨無忌憚惡少無籍視為
淵藪其始雖不過十數輩公差之人其後終不免添至

百數輩家人之屬此事在在而然實亦勢使之然夫單夫獨漢州縣必不相畏成羣鼓隊小人方可作威所隷既非一處所遣又非一人枝節生開自然煩擾其於公事畧無所益豈徒無益害又甚焉蓋深村僻港既非外州吏卒之所識而外州吏卒亦非村民百姓之所識不過坐守州縣以督期限需索錢酒以歸養膳私囊有一分之實則公事受一分之虧移掩救急不過此數事有必然人所共曉公田之弊已如此而可猥增分司以弊

之乎其已未冬作尉吳門孫提舉差訪鹽場利病親見華亭分司之害乞申朝廷省罷去年有季運使領兩浙鹽事之初首欲差某為分司某寧饑困旅邸三月而不就豈有今日反為分司之開山身自言之而身自背之者惟有訪求民瘼納忠聖朝已瀝血忱先具公牘乞賜明降指揮減放令後三郡水旱及放免常州一郡折糙虛數於六月二十三日申發去訖令準發下前項人吏印記委實不敢祇受因有前件續聞之弊併用盡言以

聞伏望公朝念買田供軍之本善察貪官俗吏之蔽欺
京閭閻疾苦之莫伸速賜革弊以全大利不勝民命國
脈之幸某小吏僭越無任皇懼俯伏席藳待罪之至

辭提領所帖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對某七月初五日準提領田事所帖令某於常州置
分司某竊見此事但當革三郡公田之弊不可創鎮江
分司之官分司之官若創則公田之弊滋甚縱使改置
於常州亦猶創置於鎮江有損無益其弊則等已詳利

害兩申朝省其一發於六月二十三日其二發於七月
初二日如蒙矜察特見施行此朝廷之至仁三郡之大
幸如某言微不能感動惟有席藁待罪豈敢苟誤國事
兼某每見天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開慶元年冬曾申
孫提舉乞申朝廷省罷華亭分司去年春曾力辭季運
使分司之委今此提刑司同提領倉事委官就倉亦名
分司雖收支自有倉官奉行不過文書又立手會府之
下總餉之則浮寄孤寓眇若一萍某猶恐日衍月長人

情好大初意浸失流弊難防亦曾於去年六月十三日申前任孫提刑言分司係是晚創合行省去之因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申令任季提刑言分司若許專達弊在十年之後其人皆在其案皆存可問而知一語不妄豈有令日公田之事跨三郡八縣環千里之廣總一二百莊人户數千之衆奉承者過方此嗷嗷乃敢有欺蔽不與陳乞更革有疾苦不與據實聲訴反於遼邈無據之地明知其事之不可行乃創名分司身奬走卒為害民

之開山者乎目今日之事兩言可決米若易催何必分司米若難催必有其故譬之醫病亦求其受病之源而已分司豈能自達於人户必經州縣分司豈能自達於州縣必遣吏卒不救其病源而創分司此公田之烏喙他伏望台慈備申公朝速賜寢免此處分司之官豈特三郡之幸實國事之幸國脈之幸也某一介小吏冒犯威尊無任僭越皇懼待罪之至

申提刑司乞批書離任狀

照對某七月初七日恭準省劄以某辭免公田奉聖旨免差某草茅妄發分宜譴斥聖朝寛大即賜矜從某已於七月初八日早望闕謝恩訖某舊領之職未委曾不差人改替在某於義合不俟交代先次批書離任須至申者 八月十四日奉聖旨仍舊任

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倉添造一新真可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事任責者少正當立經久之良規蓋倉必甃地鋪板然後

来可免蒸濕撿視天地字敖尚有餘板是舊來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敖任事者不肯計料地板等費今來再造一十八敖已蒙鎮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氷凍難於用泥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為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可常常整漏然後板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兎之損雨過必葺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

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滴雨塊土之隙浸成牆頹棟橈之大迫其去夏祇役申請之時敖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材廢瓦仆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其因而訪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以壕寨兼修此倉令幸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劄下委其再創此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為費則倉之堅久可保其與淳熙等此可為倉之經久計者二也其人

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愛惜職事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 咸淳元年

照對其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其常切到倉痛革弊倖或倉斗故為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區處仰一自具遵稟申其即已遵稟敢併以見行申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茂實一户納癡粳米最為嫩怯一盒即壞見堆在廊未敢交納已

申提刑司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竇莊官有多年
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季宅幹人包到久陳紅赤小米
様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人探試賣弄為衆口
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換别米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
石粞碎夾雜最多朱莊官五百餘石間有癡粳此兩項
已與嚴監篩擇交收及令責狀後來不許再納此等米
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户稍知忌憚不敢苦以惡米到倉
間有不中各與篩颺隨即交納並無停滞某見今日日

絶早率同官下倉来到即時審交青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指視来色果好倉斗安得强以為惡来色果惡納户安得强以為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来只據已到皆是乾淨但莊官欲與船户點數止肯以元量入船一斛出卸既俛取於木履様洞船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蓆之上以致艱難遲滞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此諸莊輻輳則填塞擔閣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提

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賫解踸米到頓卸以便捎運外所合幷申明省照會須至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趲收數二曰措置倉敖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船困於吕城一堨之般剝無緜而前也數日以來米船擁併而倉中亦尚欠米交收蓋米船自髙湖繞出吕城堨西徑從丹陽七里橋入河羣然而至而鎮江府所差彈壓兵將以編排資

次為息爭之術米船亦各守資次動以刀鎗相向無一船敢先入也其因於司存之名分深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遥未即報應遂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卸運鄭路鈐彈壓陳統制各廳節級自倉東梼桃閘至沿河十里外抄尋已到未得入閘米船每莊各先放十船入閘併將河步釘界分為二十段令其處處同時出卸十二日交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十五石

九斗六升自令遇晴更可日增則催趲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倉敖本倉元修六十二敖皆已充滿續起十八敖僅有麗水列張四敖是去冬築立牆脚可備目下應救纔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牆四圍上下無不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緫所北倉閘曾請借敖眼些少本倉曾申緫所取會未據帖報具亦曾蒙使牒委令踏逐繼具回申乞劄下鎮江府踏逐有無公私空閒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敖則可

收一斛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聞布袋不多船隻不繼所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八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便得一日可有二三萬石空斛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即賜備申朝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須至申者

申提刑司自劾乞去狀

照對不能者止聖有明訓自劾去官古有成法粤從世

俗苟賤知為身計而不知為公家計黽勉竊祿因循誤事直待執法之官彈擊力去則事已無及所誤多矣某謹自按其氣弱才疎力薄任重公租米船隻擁併轉般倉敖眼充斥措置無策申明不早以致人言沸騰朝省行下至謂訪聞實斛虛槩多量盜用此事雖未見實跡分幹雖不預交收聖朝寬大雖止從行下禁戢未遽見之施行但盜之一字豈士大夫之所宜蒙況轉般倉關係軍餉甚大萬一官果為盜其於虧誤國事夫豈小小

此而不汰如後患何區區欲望台慈體念國事之公毋卹屬吏之私特賜敷奏公朝及備申諫院御史臺速將其罷官或與鐫降為小官誤事貪祿不去者之戒别選材能以辦轉般倉軍餉大計不勝國事之幸須至自劾申聞者

第四任行在點撿所撿察

申京尹洪尚書覆帖

其趨承日久感恩甚深所不敢頻造而疊瀆者退安愚

分爾令事有關於官府而言偶聞於道路者雖計必崇聽之所巳知然亦不敢不以告頃者大府住免應免米局市井間歡聲如雷元價每斗二貫八百兩日間即減至二貫人莫不以為此住免米局之效近兩日俄又增至二貫六伯某聞之頗驚亟加詢訪皆云米局雖住而局吏仍點船取樣因而陰用私計揹約米鋪糶數米數稍多即排抑不容入柵仍如未曾住局之時米客聞風又不敢糶此米價所以復增爾區區愚慮切恐並緣為

奸之徒反因此歸罪於住局而有復置之請欲望速與
體訪果如所聞即併免點船取様之類一切聽從民便
大榜粣頭昭示意向以勸來者明公以平齋先生之正
傳位躋八座再尹鄉邦已幸光前絶後切須於米局事
極意照料俾無遺憾某不勝拳拳伏乞台照咸淳三年丁卯十二月初四日

黄氏日抄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黄氏日抄卷七十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黄氏日抄卷七十四

宋 黄震 撰

申明五

第五任史館檢閲

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咸淳四年五月一日

照對某近因分修附傳竊聞先皇帝朝羣臣法合立傳者三百餘家今其行實銘記已到史館可憑修附者纔數十家緣州縣間從來視此等為閑慢收索不應事

勢則然某妄意若在局官冬於鄉里自行訪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日史事之成某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楊公諱簡壽張先生侍郎張公諱虙慈湖為時儒宗壽張亦文行表表皆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合立傳及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為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益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馬中流矢遂為賊擒賊載其名旗為偽稱援兵紿泰州開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

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勝忿怒刃交下猶駡賊不絶口竟寸臠以死先皇帝矜之詔為立廟官其後方逆全倡獗時維揚閉守未知為計但始得泰州城一開即賊之窟穴多而揚州之事未可知從龍從容就義以一死為國忠謀視解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比若不為之立傳何以勵臣子之節某生晚雖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遏謹於鄉里訪先求到

慈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吳統制子孫未知所在先録到淳祐十年應叅政陳請褒寵劄子一本見到又聞有觀文趙公彦逾之子筊夫世傳清德先皇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嘗薦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曾不附傳所合具申乞賜台判送館先將見到志狀委官修成附傳附入理宗實録其筊夫事併下契勘以憑搜訪須至申者

第六任添差通判廣德軍

榜放縣吏日納白撰錢申乞省罷添倅廳狀

照對官事不攝聖人以為非儉設官分職朝廷無非為民若員外置官無補民事而又害之為之官者因循苟禄不自申明以求省罷則朝廷隅遠而不及知州郡避嫌而不欲言其為民害何時而已廣德一軍舊止一縣與浙西之江陰事同一體江陰有守無倅本軍有守有倅矣而又晚剏添倅某初受此闕亦竊意江東一路之極處必有事會須分勞者及某到官止有舊來正倅廳

牙契一司因晩剏添倅廳而分以屬之是旣異於聖人官事不攝之戒矣若止優游竊禄所媿猶不過素餐亦未至於甚病民也惟是置一司存不惟添一行官吏廩禄亦且增無限日生費用窮夫小民畧有遽廬托處猶且百費隨生況以倅廳為名者乎本廳費用如綱解遣人如諸司繳匣如迎新送使地里口劵國忌行香之有五更燈燭院子茶酒司之有逐日油炭與夫筆墨紙扎邸報承受茶湯厨傳過客須索凡費不可悉數而考其

費用之所仰僅有契紙分數紙每紙五十文月可積三五貫官會其餘取給乃分引日監縣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錢供給名曰辦什物錢竊謂此雖名不及民而害民莫此為甚矣葢凡官司之錢無一不出於民明取於民者是為科敷其害猶小不明取於民而取之吏者是為椎剥其害極大每見縣吏之錢全出於推獄之手拷掠人肌膚破壞人家業然後僅得之分文以上皆是寃痛此正官司所當時時禁戢安有為官反與日日分贓豈

惟分之是又倡之使之藉為話柄肆行無忌此何等弊例而可襲之況此廣德斗壘地瘠民貧豈堪添此無端椎剝是雖事有至急官不可廢以此供億猶當改圖況可藉以扶立晚創無用之員外官乎某自到官以來吏日呈例望輒汗下此事既決不可行凡費又他無可出拔本塞源永絕後災惟有申明徑行省罷將牙契一司併歸正倅則官省事省其為利益不但免取縣吏供億一事而已欲望台慈察贅員之無益有損防奸吏之抉

官害民備申朝省乞撿照嘉泰間已經省罷指揮將添差通判廳仍前省罷永不再置不勝本軍公私之幸須至申者

回申本軍撥隷窠名狀

今月十九日伏凖使牒備奉台判以某牓放舊例日監縣吏應辦錢知本廳已絶無公支之費特撥在城地錢張恩鄉役錢兩項以充本廳公用仰感矜存之感心所合拜命唯謹但某區區本心正以廣德支壘無煩添倅

縣吏供億適成擾民故欲拔本塞源徑從申明省罷庶
亦併可上寬使軍之冗費耳今若撥下寨名是又重為
使軍之費也郡計久凋正圖少寬而反增重焉其將何
安兼恐一寨名必有一支用孔孔着實必無空閒未知
前項所收在使軍元準何用今將何以充之而可移撥
事同一家痾痒相關上既恤下下不可以不體上所有
前件撥隸未敢祗受須至申者
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倣朱文公法刱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户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十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為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及今驗之人情乃有大不

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倉方獲無事其等不勝驚怪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踈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者也葢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之心而窘於力之不逮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

六百斛之粟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知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來無窮之惠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許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貸類追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逌未能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相率而救其鄉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分取

二之廪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户即前日倍稱取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本心臨財寧免於故態於是陽借貸斂濟人之權陰肆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勢之難行不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之不追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制反折而歸巨室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之勢而塞其赴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而流弊幾類於荆公之青

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異日反為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他日人存政舉之難乎其人况今日乎故曰變而通之是在後之人耳今即衆籲之詞而撫其當革之弊如貸首抱催足則有旌孝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五十三户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訴葛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充貸首子孫不得脱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

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五四等稱逃亡並要甲内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訴桐汭一都曾千七等稱逃户貸穀穀不出倉只就倉展息息上又生息展轉抑陪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官則有清壇社吳百七等稱供需官員之訴延德都高大發等稱被取轎畨穀之訴又有武上都張公是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虚申一狀故倉職有折錢

入已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偏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地里迢遥資次積壓其拘之使貸也守候輒數日而斂也亦如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搬擔裹足而所納乃白陪者始慮倉職之為奸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則出入各秤高下異守其貸而給穀也十僅得七八而斂也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之私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没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即貸而斂以秋今則逃亡既

衆隄防過密其貸多待秋熟特一時藉以規取贏餘甚至糓貴糶錢待秋熟而後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陪稱之糓故有訴破家蕩産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糓本每鄉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堪此歲增之數其始出貸每户不過四五十斤今强其必貸率不下六七倍而倉職苛取地盤糓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歲增之息於是訴社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年

窮於一年者有之訴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有之訴社倉皆是鄉民運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民而聲寃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愬之情其來已非一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議之先受人莫敢嚮弊以日深某等相與竊伏思念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弊之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黄帝堯舜尚須通變

法出於三代𠩄時猶必損益安有謂法出於儒先忍於
坐視其獘而不救者是亦豈儒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
此事百姓請罷社倉之説雖不可行若倉職漁奪百姓
之害豈容不革但𠞊法固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盗
則獘愈乆而愈深正如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
但恐做時不比説時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
乆正恐後之負今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之間安
得人人常如康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蓋

穀已多矣不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九
遇成熟並與在倉于以從人戶闔詞之請偶遇水旱減
息出貸于以永存康知軍救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
舊來州縣官吏有闕倉事者並免干預别請近城寄居
充局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
局官及時下鄉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戶情
願不必盡數均敷少需秋成斂穀仍即封閉如故此其
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遣耗折共收二分二釐

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斂穀本一百斤舊年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之年收一十斤内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轎夫及貸斂職掌諸色雜費内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豁耗一釐豁至五釐而止謂如穀坐倉一百斤一年計豁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在豁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兩斂而升正又經兩貸兩斂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拘貸斂次數仍以二年為例二年升正曾經斂散即與改替新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更休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名坐倉節級歲

乂擾人倉職間亦藉以立威鄉落今並免差遇貸斂年分聽於支遣穀内續行從便短雇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今止許申寄居局官聽從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局官申明此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施行外所合照康知軍剏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提舉常平司照應併録人户今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

更革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熈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更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穀本五百擔倣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毋世世吏民宜共扶植奈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惱樂歲易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督促倉職但欲取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剥小民但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隣保均陪逃亡穀本坐

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穀甚於畏科敷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戶避倉職甚於避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蠹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斂實合貸人戶忽據鄉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斂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知矣聞之使人驚惻即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並免貸斂以順鄉民哀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穀支遣穀耗穀共收二分二釐今權收

一分充耗折支　倂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

遣將來免收

賢寄居為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

本法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巳備申尚書省及提舉

常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

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緣耳

契勘倉職先來有解到人户折納穀錢見寄留常

平庫今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買水田委局官

歲收租利為扶助九鄉社倉之基本應社倉規約
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後並将所收田租代充使
人户貸一斤只歛一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
申省權收一分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不開
此項今出貸未有年分未須支遣筭計将來出貸
年分支遣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
纔成併可住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積漸使多以備水旱

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息亦多民户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見在穀除五百擔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取人户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樁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開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留貸而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致並與另項樁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擘劃上户斂糴等事

一諸倉開有見管數少不了樁留去處專局日下嚴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雖留千擔仍取人户情願不以貸盡為拘

一前件監倉職侵欠皆是覈實倉職已收人户之數其

元係人户拖欠者權與倚閣不許倉職私自催理為人户不已之擾

一社倉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凡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司之力而官司為民父毋尤不可一日少忘吾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救荒專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冊千載感事而向來嬰兒局

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葢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館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係尤大亦照例附庸軍學凡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僉葢教官廳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竟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押又恐書局迯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紙並於田租内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凡職皆經四貸四斂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内曽經一次貸斂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斂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數止管干擔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替請機察保明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强衆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為拘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一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

一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擔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斂穀遇貸斂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況所貸止千擔請機察先次下倉點數分撥不可為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吏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斂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斂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廒不可俟斂足

而後盤入以擔闊人户

一諸倉多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樁留數目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置

一康知軍立社倉初係本官自趲到酒息及李盈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将稟名官物創置况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将來水旱有

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或遇窘迫之時
曾有欲議移兌者好官員自是決不肯行或向後
人吏有以此說鼓惑官司之聽者請局官以鄉曲
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面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申省蠲免苗税
一修倉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内公支分明
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軍

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今牒催差職搬穀未辦

候到陸續施行

申諸司乞禁社會狀

照得本軍有祠山春會四方畢集市井雖賴之稍康風俗實由之積壞凡合釐正僭具列申其一謂埋藏祭以太牢夫太牢者天子所用饗帝豈臣子所宜祀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亦多殺牛坐坊賣肉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孫公謂洪公興祖為守嘗申

公朝易以素饌況祠山近改真君之號而廟貌已復素饌之羞不知埋藏猶用太牢者果為誰設耶其二謂傷神迎以兵器夫兵器者國家所用禦敵豈民庶所宜賽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亦多帶刀狠鬬殺人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曾公㮚為守常準朝旨毀撤傷神況祠山見無傷神附庸之祠而傷神必皆罪死不靈之鬼不知迎引猶用兵器者尚為誰設耶其三謂罪案迎以囚帽枷索夫囚帽枷索者獄户所以械

繫辟囙豈市井所宜翫愒士女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視獄具為戲弄之物謂罪惡有厭勝之方作姦犯科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康公植為守嘗明國法嚴行禁止況祠山本號水旱祈求之地於封爵素無刑獄職掌相關不知迎引慼用囚帽枷索者又為誰設耶其四謂差會首夫自狄梁公不世出世之淫祠固多矣然其社首之輪流皆出民情之願欲未聞有迫於官差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會首同於差役雁鶩成行誅

責已偏抽籤方行民一充應率至破産夫差役猶曰不可廢也此亦不可廢乎差役既擾之差會首又擾之不知為民父母者何心況祠山自有祖入廟祠自能設供初無以會首為也其五謂差機察夫自嚴子陵不常有世之求用者多矣然必有坊場河渡之汙故易以集江湖乞丐之靡未聞有擾及史祝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機察同於征商狐鼠輩屈體而得攘臂以臨遠至商賈無一獲免夫征商尚曰不獲已也此亦不獲已乎肥一二

之不肖毒四方之民旅不知為民父母者何忍況郡官
元係提督祠廟本無他事初無以機察為也凡此祠山
五事無不關係風俗而又有並緣祠山關係尤大者焉
其名曰方山聞其臣事祠山列在廊廡曾藉餘休亦需
封爵近祠山改封真君而世俗指為冷職遂創今祠別
為香火遠近響應反過祠山起四月止八月盡用鎗刀
為社自安吉暨宜興率聚千百為羣能幾何時勢已至
此前年此曹巳曾殺人於郡東二十里地名王婆坊矣

其竊謂此祠若果出於神之心此祠山之叛臣也若立出於人之心此愚俗之妖祠也義皆無取而害則甚多蓋千百其人者擾之端鎗刀其器者凶之事宜興安吉相連而至者又皆江湖出没之徒蔓則難圖漸不可長區區所憂又不止敗壞風俗而已併敢瀝忱而索言之如前五事則乞徑自使司隨事禁戢如後一事則乞移文浙西憲司預嚴戒所部夫民心無常惟上所嚮禁民為非絶惡之萌竊意莫此為急出位之罪伏冀裁赦須

至申者

提舉司僉廳書擬照得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惑衆者殺賽祠社會執引兵仗者隨重輕論罪經典法條炳如星日據廣德軍黄通判申明傷神五事方山一事祠山廣德之土神血食加封經數百年固為水旱祈求之地傷神方山不知何神皆一種姦黨鴟義矯虔設此以欺誑世俗漁獵民財故於春會之時團結社火張皇威勢持鎗執刀以裓攘

凶祥為名因帽枷索以厭勝罪惡為戲始行於一州今遍於四方其弊由來久矣州郡民之師帥合行禁戢今埋藏太牢而行饗天之禮公差會首而滋擾民之端刱置機察而開征利之門士庶無别男女夾雜商旅乘是販賣動違國禁惡少乘時殺牛不顧公法彊悍不逞之羣乘是千百為黨習以殺人為常此其罪非特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惑衆者也致風俗敗壞果誰責耶今若懲治不力

則人莫知懼防制不嚴則蔓將難圖欲行下廣德軍除埋藏太牢照孫公諤洪公興祖改用素饌之例不許用太牢傷神照曾公槃嘗準朝旨毀撤所有會首被差破産機察取乞事許人告其方山祠起四月止八月盡用鎗刀為社欲照所申移文浙西憲司早行戒約仍牒黄通判廳照應併備榜戒約

提舉黄右史鏞書判昔人有言曰明天地之性不

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顧夫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而江東為尤甚然為之守倅令佐也茍能明天地萬物之理以迪其善而祛其惑則人心自正邪説自息廣德軍黄通判所申祠山五事及方山一事明理息邪甚有關於風教照所申祠山祭食只用素饌不許借用太牢傷神既嘗準朝旨毀撤不許迎以兵器罪衆之設尤為誑脅愚今後不許以囚帽枷索獄具免會首不

許官差罷機察仍用郡官提督有巳差者日下抽回所有方山事尤駭見聞不惟冐法越禮慢神虐民以為風俗之蠹又且執兵持仗名釁捻禍以貽州縣之害况前年巳有社火殺人於王婆坊之事乎豈可不行禁戢準淳祐勑諸因祠賽社會執引兵仗旗幟者造意及首領人徒二年餘各杖一百滿一百人者造意及首領人仍不刺面配本城並許人告官司不切禁止杖八十國法昭然愚俗特不

知而冒為之耳牒本軍帖廣德建平縣及帖兩縣尉司嚴行禁戢違照條法施行仍榜本軍本縣本廟及界首併牒浙西提刑司安吉州一體禁約餘照擬行

提刑司僉廳書擬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道理一也事神以不正之禮豈惟王制之所不容亦神心之所不樂祠山有功於民封爵廟食亦既久矣神有常尊祀有常典奚以立異鬭奇為哉本軍黃通

判條具申來前五事指為壞風俗後一事指為生亂階切中時弊夫聰明正直謂之神黄通判建明真正論也亦必有得於神之心者本司見此救風俗遏亂萌之事安得不與主張欲備榜行下禁戢牒本軍如遇犯到照條施行併移牒浙西憲司嚴戒所部其於維持世教防範民情實非小補

提刑林司業應炎書判俗榜移牒

安撫司僉廳書擬祠山之神覃福江左朝廷錫嘉名

曰真君以所奉列星天神者奉之嚴且不瀆如此
蠢爾愚民好勇鬭狠烏足以知靈德哉廣德軍黃
通判申以春會伊邇開申五事一乞照洪知軍已
申朝廷止用素饌杜絶日殺耕牛之弊照得神受
天子之封亦當奉天子之法小民借神以殺牛侮
法是侮神也欲劄本軍行下巡尉嚴榜禁戢敢仍
殺牛者繩以本罪巡尉不許容庇其二乞照曾知
軍任内曾準朝旨毀撤傷神不許用刀鎗兵器迎

引傷神果何爲者以刃指人法尚不恕持兵械而
跳踉於神之前豈惟不敬傷人及盜鮮不由此欲
劄本軍速牒諸縣引示隅保今後不許以刀鎗兵
具迎神違者罪坐㑹首其三乞照康知軍禁止迎
賽用囚帽枷鎖夫神賛於幽人治於明囚帽枷鎖
天子之吏治人之事也匹夫而擅爲此具其可乎
以斯須之懼逭滔天之誅理所必無神亦不赦欲
劄本軍備榜道途此等私造獄具即時毁去不悛

重斷其四乞官司不必差會首其五乞官司不必
差機察照得差役法也差會首非法也差機察愈
非法也使會首有餘財何不移其事神者事父母
有餘力何不移其習末技者以學為孝悌忠信人
能如此雖不為會首神亦相之況於差會首差機
察皆為胥吏乞取計非為神計也欲劄本軍不許
差會首吏胥抑配定行決配其民間情願獻香者
聽本軍元有郡官提督就兼機察之任得一清強

者自足辨此不必别差機察頃李提刑嘗禁止婺源雪順廟香會近方提刑亦禁止信州嶽廟聚集皆江東屬郡祀典顯著去處民既靡爭神亦用安聰明正直豈非法之諂是福哉欲劄本軍并報黄通判仍榜祠山廟門其方山别祠本軍自當一體禁戢安吉宜興不逞之聚前年既有殺人之事本軍自合詳委具申浙西提刑司乞與禁戢施行

安撫制使裕齋馬相公光祖書判神以聰明正直

廟食一方福善禍淫體天行化其載在祀典者歲時致敬自有常彝若夫刲羊搥豕以傷物命張旗伐鼓以事迎拽群聚惡少以起爭端車服僭上而越禮制決非神所樂亦非神所安軍縣長官以宣明教化為已任今一切聽其所為每歲必有鬬傷專為造偽淵藪官司宜禁而不禁方此差提督選機察若助之為妖者豈假神幻以行貫耶今黄通判所申五項委為要切劄軍並逐項照行仍委黄

通判覺察備榜

以申尚書省乞禁本軍再行牛祭事

照得本軍有祠山張王廟民俗嘗祭以牛前太守孫公謼洪公興祖皆謂禮不可僭易以素饌連歲獲稔事載本軍書籍庫張王事迹昭然甚明後來官司失於撿舉民間又復私用牛祭縣吏不法反攬以擾民科祭牛甚於科軍需差會首甚於差户役其弊已不止如孫洪二公所謂僭禮而已續又有棄城之將謫居本軍祈哀非

鬼遷祠山廊下别一鬼神卜地方山大興廟宇自此祠山漸衰而方山驟興祠山歲用一牛方山則廣德縣管下七百二十餘保各用一牛歲用七百二十餘牛方山既每保用牛而每保之社廟又各用牛并其餘非法乞福因亦用牛一斗大壘遂至歲殺二千餘牛若常時屠販小人因而宰殺者又不預焉以故耕牛耗及鄰郡户産朘於數祭風俗大壞良可痛傷近年幸奉朝旨張王改封真君法用素祭此風宜可革矣而習俗既成自祠

山之一牛及方山各保之一二千牛殺祭如故蓋廣德軍之殺牛如他郡之殺雞安若故常全無忌憚然而殺牛邀福終亦無福如近歲丁未之旱本軍未嘗不殺牛其旱自若甚至如咸淳二年他郡不遭旱本軍反以山田易涸旱獨偏聚一方未見殺牛之能救旱也如近歲辛酉之水本軍未嘗不殺牛水亦自若甚至如咸淳四年他郡不遭水本軍獨以山溪易漲水嘗三入城市未見殺牛之能救水也以是知天時自有定數地勢又各

不同神之依人豈不陰相事之在天終難盡斡曾謂正直如祠山靈祐如祠山累受朝廷封爵如祠山而肯視牛之殺不殺為禍福哉某一介非才叨恩佐郡既傷殺牛滛祀之非禮又訝多殺耕牛之非法遂於今春偕申諸司繼荷諸司各榜禁戢風俗為之一變闔郡無復殺牛雖宜興安吉溧陽羣不逞之徒刀鎗千百習亂方山者亦為屏息無敢入境千里士民方相稱賀至今年六月初五日某偶被檄録因寧國聞新知軍下車之初首

索某申檢拖詳已不謂然至七月十七日聞本軍盡收諸司之榜許追賽歲例五月初殺一牛說謂闕兩須還十祭七月二十日又聞拋珓卜用八月初二初六初八日殺牛皆不從牛牲既設將以初八日强致之某因切伏思念前日某之申明為百姓耳今日本軍之更革亦為百姓耳事不同而心則同若未甚害所慮官所開禁雖止殺祠山一牛民所倣傚又將殺方山各保一二千牛宜興安吉溧陽凶徒刀鎗習亂者亦必聞風踵至此

則不可不防兼念近者闕雨正亦未必因牛葢某之申明在三月常年之牛今年不賽者在五月祠山若以不殺牛而不雨當自三月或五月即不雨矣不應至七月初而後闕雨也又七月初之闕雨鄰郡如寧國安吉等處皆然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一連五日四郊雷雨亦鄰郡如寧國安吉等處皆然及十七日收牓許牛不復雷雨二十日拋珓殺牛不從雲氣自此反絶祠山若以不殺牛而不雨罪當首及某一身矣不應併累隣郡闕

雨未幾復賜之雨既許殺牛反又不雨也神不能語某亦何證但本軍既謂因不殺牛而闕雨則某前此之申明禁殺實此邦致災之罪魁何可更一朝强顔此邦士民之上用敢瀝忱露罪并録元申及諸司備榜書判繳連在前控申公朝乞賜敷奏速将某解官離任或予祠禄以全小臣去就之誼仍乞詳酌前件祠祭合不用牛事理劄下本軍照應永遠遵守併将李士達晩朔方山淫祠毀拆以絶羣小亂萌實非小補須至申者

第七任添差通判紹興府

申提舉司水利

某聞自昔賢師帥必有父長之利以大庇吾民自昔僚屬亦必有見聞之益以裨助其長某近者扁舟過越聞大府百廢具興心為歆羨未幾俄得備數員外丞自謂此殫見聞效涓埃之日也敢以沿途所見水利先條列以告其一曰石堰其地在餘姚縣東二十里鳴鶴東西及石堰東場鹽運胥此焉達舊無堰兵惟近居小民間

執車纜以乘時射利公私已不便之右近自邸第營墳左近幹僕虛喝此曹避去鹽運非官備車纜不得通民旅則倚髙大息其傍某妄意法已置堰兵二人主之然月粮無所出契勘眉山寨兵多闕額兼訪聞石堰西場趙監場頗曉事謂冝帖趙監場踏逐堪為堰兵者二名帖餘姚縣將眉山寨闕額兩名刺幇月粮仍專委西場提督堰事庶幾鹽運無滞民旅亦賴之邸第幹僕亦無敢虛喝其間此某自明抵越第一節所見也其二曰通

明堰其地在上虞縣東十里西壅本縣諸處山水以溉民田東通慶元府界三百里江潮以便舟楫古人於山水江潮交會兩極之處相天地自然之形勢而立之堰居明越之要會紛舟車之雜遝其利又過於石堰者百倍建炎車駕幸海道實經從其間聞非潮時灘涌淺落我光堯皇帝面江嘿禱潮忽驟漲至今父老相傳以為此中興官家借潮之地又足以見地靈之呵護如此近忽有邑人移堰近西五里者山水未於此止故新移堰

常受衝決之害江水不於此乎達故新移堰無復通行之利今此過之堰已久壞惟有舊樁樅樅散立於數丈深坑之底農田泄灌溉之源行旅嗟般剥之苦利害萬狀不可具陳此堰之西五十里會稽縣界百丈塘有頭陁聚兒童十數分頭覔錢於行舟過客曰我將以復通明堰也聞者雖至貧亦無不愀然傾囊以予此堰非頭陁之所能辦行人多知頭陁借此謀食而此聲一聞愀然爭施亦足占此堰之關係者大而民情之所望此堰

者切矣某路由上虞因訪之縣令陳迪切謂嘗畧計非得二萬芝楮不可縣無此力惟有痛心某因採訪得權丞張兼僉詳練有才嘗築新林塘奏功之人堰所當興官有可委幸今大府一意為民而常平使者又并屬大府此千一難逢之會未必非造物者注意謂宜於大府及常平司挨那支撥縱兩司未有此一項事力賢師帥創之必將有聞風而樂助者亦無非賢師帥之賜此某自明抵越第二節所見也其三曰通明堰之上正港髙

閘而兩傍低下舊築高塘以達縣治間者移堰就西之議謂可縮塘使短免水衝突迺自移堰以來塘愈促則水愈暴水愈暴則決愈甚目今高塘傾倒水多走泄某之過此晴方一日河舟已膠農務方興其將安仰前所謂堰之當復不過趣今收買木石以備秋後興工若失塘倒之患正切目前謂宜急下丞廳委請上户闗會隅保先將塘闕速行築捺此某自明抵越第三節所見也然此塘非不每每築捺也二河並行中高傍下水衝易

決勢既必然加以般渡之船梢夯擔之脚家惟利塘摧
水竭以邀客旅不顧塘堅水溢以妨私計每乘昏黒潛
行掘壞一線有隙十里為枯使農夫常失灌溉之利使
都保常受敷捺之害使往來民旅常被搬剥勞費之苦
此曹方欣欣自以為得策今欲痛革久弊以垂長利謂
宜於中河兩高塘之外將兩低河盡築為高田用附益
高塘不至單薄使水勢不得而衝人力不得而掘却於
高田之外即於掘泥築田之地復還舊日之兩傍低河

以便他處水脉仍以中塘新築之髙田補還兩傍掘田移河之業主庶幾有益無損轉害為利以緝古人思慮之所未及之功使世世永頼此又某第三所見預為日後之謀者也某材識凡陋官為贅員何敢僣越出位實念為民長父之利者賢師帥之事以所見聞禆其長者僚屬之事大府為民興利既無所不用其力某謂得之見聞如此而不以詳聞則為有負其長用敢逐項申聞言若可采欲望更加詳訪而力行之公私幸甚伏乞台

旨

回申紹興府人户訴旱狀

伏準台判送下山陰會稽諸鄉人户訴旱一百五十六狀令某看詳若疑其為妄者某竊見今歲入夏以來繞城委是得雨使車登城所見委是有收若二三十里之外委是缺雨某今夏承提刑司檄差往新昌嵊縣及台州一帶決遣凡所歷本府管下無不焦枯古人謂州縣字民之官不損猶當言損恐不可以目睫所不親見而

例疑人户之訴為虚欲望台慈特賜減分以慰鄉民磬

磬之望須至具申

黄氏日抄卷七十四

黄氏日抄卷七十五

宋 黄震 撰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

乞借舊和糴賑糴并寛減將來和糴申省狀

照對撫州去歳大荒本州失於申聞以致綱解無措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常平置司之地歳歳先巳承其撥糴盡絶目今餓莩滿野拯濟無方若

不據實哀鳴豈不上孤聖朝牧養之寄契勘本州見今並無粒米獨有咸淳五年分和糴米三萬石樁貯未運區區欲望鈞慈借撥一萬石發糶抹荒即容少俟七月早禾纔熟作急糴還庶幾義米雖已無而他米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州和糴泒數不滿五萬石本州近有譚胡三鄒及阿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等已足當和糴數之大半區區併望鈞慈權將見今六年分和糴難催一萬七千

石寛期兩月候秋成催足劄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糴數痛減一年以蘇大歉後民力其於根本實非小補

乙照應咸淳六年和糴申省狀

照對七月初九日準江西運司牒備繳尚書省劄子謂本州乙將咸淳六年和糴未足米一萬七千石寛限秋成而運司申諸郡並已糴足入敖分曉則撫州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某契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拖壓從來

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三年催未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三十二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六年適當大旱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申荒以致例派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是上户有積年之米或是中下户轉糴他處之米無中求有怨聲徹天其為難催不言可想安有預先糴足反撓過巳前年分之理及某四月十三日到郡此

時事已築底徒有行移更無納數所以仰體公朝救荒寛民之意據實哀籲蒙賜寛恩容俟秋成當來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黄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民怨今來運司總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為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挨究乃知今春權郡曽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足為糴足耳痛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頼公朝如天之福七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禾

多損晚稻未保所有前件乞候秋成糴足之米尚凜乎未知所措又安得有不必候秋成之事所合瀝忱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矜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寛假行下去後如有毫髮異同甘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戸部元行折絹錢抱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莩無數方極痛惻徬徨無措乃有戸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絹錢未幾又

有户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筭之間再改催本色竊照户部宣限之急人誰不知敬體要皆自有元額今額外驟增於荒歲而改催又行於已折正縁撫州去天稍逺户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忱哀告為百姓請命於户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凟公朝之聽契勘本州歳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畸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為撫州之日每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

四貫故籍猶在今年荒歳民不聊生忽準户部行下縣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知郡繆監丞力為百姓申控户部尚欲作三十七貫一疋遂至人户不納州郡無解坐成擔閣徒見稽違此縣增之事甚難又契勘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知郡以户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户部已收二十七萬折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今本州餓死者十七八

蠶桑之事盡絶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催絹此改催之事又難某承乏支郡於户部有命何敢不拜承唯謹實縁郡凋歳歉公私皆可哀痛幸而撫州實金部棠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不控申朝廷蠲減財賦舊額必蒙矜軫區區欲望鈞慈劄户部照應劄本州遵守許從繆知郡已申係每疋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零欠錢八萬八十餘貫抱認解足庶幾上下明白綱解早辦下情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

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糴還已糴義米申省

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義米一萬一千四百五石二斗八升賑糴飢民契勘本州先已節次承提舉司前官行下發糴及賑散並無顆粒見在今具支糴年月數目繳申見到外自某到任忽承主管官備提舉司行下令本州將有管米對易發糴蓋欲應朝廷前項賑糶之命也某契勘除前項咸淳三年以前

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百單二石六斗四升亦曾承提舉司行下支過米三百六十一石二斗七升半充賑糶民户及又支米三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見存止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五日承提舉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科降一萬石數除崇仁宜黄兩縣共起四千石本州合起六千石若將見樁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六百九十三石二斗九升未有可湊

此外止有六年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提舉司所謂對易撥糴者恐指此米然朝旨令糴咸淳三年以前之米而提舉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準省劄指揮某固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年二月二十九日係某未到任之前承提舉司前任常平幹官行下令將元糴米錢收糴米斛湊元數樁管拖照提舉司元行下糴米係每升收八錢其提舉司令賑散乞丐不收分文者不預焉筭自景定五年至咸

淳三年見管糴義米錢止實計四千九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州自去年八月米貴至今春價已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糴每升亦不下五十餘錢其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願賑糴之數非市價可官糴者今本州若依時價收糴則昔賤今貴義米元額頓虧誰任其咎若依提舉司元糴八錢一升收糴則決無就糴之人荒歲恐徒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上應提舉司之命所合具申公朝乞明賜指揮行

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舉司借事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年五月初二日夜有本州軍人在街市作過先將某人打碎其家尋又捉縛徧處迎拽討閙街市夜深方定繼即詢問係是借事在常平提幹廳充散番之人從來本州破落買剌軍粮即計會提舉司竄身挾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夂漸滋本州不得而問故其弊如此某驚怪以為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幹廳

乞行替换否者申朝廷矣隨苛提幹賢明發回替换某遂將犯人勒管營契勘將為首人黄宣决交脊一百押下本營着役餘黨並免根治已相安訖然事因其萌當絶其根患因其微當思其大本州軍人之借事提舉司者以數百計非獨今此提幹廳作過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頼惡少一從刺軍即計會牒取而去終其身不復回本州惟頡頏恣睢以虐百姓以擾城市以陵駕州縣投鼠忌器吠犬妨主監司在上人無敢吐氣惡習

已熟長此安窮其區區鄙見竊謂州郡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服役歲有差替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者法也本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挂軍籍身倚監司社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為然也提舉司例差本州兩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宇敲扑罪囚塗染窗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視推吏到司修衙此同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州吏為家人矣且亦不

惟於本州為然也建昌軍黎通判近準帥司備奉省劄到本州揀軍數内惟借事提舉司之軍無一肯赴點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旨是又惟不曽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此身為在尺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輪差軍人到提舉司祗直仍從提舉司發下一名換一名以變前此久據監司倚勢莫懲之患不惟消弭亂萌永安州境此曹皆惡少有才若輪歸本州教習武藝移其為寇之習以為禦寇之

備其於整軍閒暇亦非小補如蒙矜允乞劄本州遵守併劄提舉司照應

乞照應本州已監勒饒縣尉貸社倉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極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轂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户尚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户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是相欺某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徧撫州諸邑鄉

落積租皆有社倉豐年樂歲多取貸息及今荒年筭計目今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價傾恐反失利遂一粒不貸惟深其扃鐍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哀訴滿庭某謂社倉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忍負賴以視其死此於捄荒關係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藐無報應縣尉若儘雄據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之倉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

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蹙頞相弔謂饒宅威制一州今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泣某竊念此事某實自為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某此止為救荒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富恤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兩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某出視東門歸自南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勸糴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葢本州半月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某見今捄荒凜乎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雨暘申省狀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雨暘細大已節次具申外至七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即復

晴而兩日雨勢頗覺霶霈早禾頼此多有得熟者仰藉
聖朝威德格天之賜逺民或可更生感荷無極但六月
内旱乾日久晒損處多得雨既遲不為全熟若晚禾乃
是頥苗被晒得雨再蘇尚須将來之雨方可望熟見今
不敢一日忘憂所合先将七月上旬兩日内得雨之實
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暘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暘已具接續申聞外再自十一

日至二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後得雨早禾雖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復兼旬無雨晚禾凜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非小省某不德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劾狀

照對某一介晚出資望俱淺忽叨誤渥俾以權發遣撫州控避無門黽勉祇懼亦願俯竭駑駘之力以奠仰答

乾坤之造其奈力小任重運掉不行年饑郡凋措置無策最是到郡出榜誓欲安富恤貧今乃勸糶未孚之先深村餓死者衆是貧者既不能盡卹差官發廪者數家申省蒙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盡安下負初心上孤隆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謹自列罪狀申聞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某速行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惶恐俯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派和糴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民餓死甚衆某今
夏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種而
不耘往往至於荒棄者甚多又自六月初三日以後至
七月初二日整整一月無雨早禾晒損尤多再自七月
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整整二十日無雨晚禾
晒損亦多凡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已節次申聞公
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準江西轉運司牒報派本
州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公朝事關軍餉凡在

州縣所當竭力遵體但念江西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為最甚已空無蓋藏今歲惟本州之雨為最遲又獨無全熟今夏仰荷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舊債今若更與其他全熟無舊欠州郡一體和糴將何從來兼念本州有没官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代和糴充軍餉事體正同更加以今秋糴還去年和糴一萬七千餘石是本

州今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糴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劄下江西轉運司徑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某試政多疵禱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應運司派糴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申闕雨待罪之狀早賜罷斥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照對本州近因大荒今年四月内具申公朝乞將去年

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糴痛減已恭準省劄照應訖近承江西轉運司敷派本州今年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事關軍餉所顧一一遵體但本州去歲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早禾晚禾並被矖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有去年留下未糴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糴還嘗撥借和糴充賑糶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逋而得全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體分派使糴七萬二千五百石

則是本州管糴十萬餘石不惟不減於他州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奉行人户何縁應命恐催不及數徒誤指揮欲望鈞慈拖照元申劄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督糴公私兩便

乞推賞賑糴上户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三日方到任倉猝勸分罕有應令亟謀之寓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縁某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跨兩月難捄一時之急只得權宜

且申且牓税家信服聖朝恩意之素遂得即時濟糶民獲更生皆頼朝廷之賜今荒政乆已結局某自懼先來擅便未敢再狀申明而被濟户之陳詞提督官之申述皆求踐約以信方來事闗民命理難抑遏今除諶登仕世濟慈惠賑糶數多未肯自言總數容續申外謹先將糶濟過一萬石以上人户曽經本縣再三勘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端拜申聞區區欲望鈞慈赦某路逺不及先申待報之罪録人户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

賜敷奏等第推賞庶幾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
永永有頼其與州民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須至申聞者
宜黄縣譚都倉户待補國學生譚槐縣糶鄉糶城糶
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七石
又譚巡轄户待補國學生譚錐縣糶鄉糶城糶并近
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七石
樂安縣學生黄與孫以平甫為户本户并諸莊共糶
過米一萬三千石

金谿縣危運幹本户自糴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諭
諸鄉上户糴過米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保明
申到
臨川縣甲晏登仕時可糴過榖八千九百餘石米三
千八十石
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糴申省狀
照對三邊未撤戍和糴不可免歲敷七萬石本州不敢
辭但有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没官田號三鄒莊譚胡

莊比同浙西官田歳收官租三萬一千八百石有竒見
充湖廣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石有竒見準安邊
所樁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糴
之費足代和糴之實分明今又仍敷七萬二千五百石
則合此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歳辦邊餉近十一萬
石矣官租既增和糴不減四邑山田何從取足譬之舟
之載物非力勝矣以故自咸淳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
欠尚難催理州境無所從出可以槩見若不改圖後必

糶底不惟無補糴數亦且有費糴本今來秋成在望和糴又近所合預期申聞欲望公朝特賜矜察劄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租見今充餉之數準入和糴準備充餉之數却將本州派外畸零之數均之無官租而多富室之各州庶幾朝廷之元糴無虧而本州之實糴可辦闔郡生靈實拜隆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薦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照對薦賢助國臣子報上之至忠舉爾所知聖門引類

之要說臣非才試郡蒍補分毫惟有薦員必先焚香告天然後望闕拜發不敢一毫苟徇人情庶幾報稱之萬一今有舉員已足於日前而滿替適當於今日其人表表知其真足有用者不敢不特以名聞竊見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愨學力深醇初為太學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翥為學官欲招致之紹開却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當國之日退而閉戶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舍法出身又試中龍飛

乙科法合注授職官差遣給開獨退就冷官怡然以讀
書講誦為樂此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率以躬
行勤於講授政教兼舉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
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關郡政而去年撫州飢歉能捐
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志夫其操守有
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志使其獲用必能有益用敢
具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録用将來或有不稱臣甘伏
誣罔之罪

乞省罷曽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葢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羅列兵器刼掠村保乆成風俗雖痛治而莫之懲其自到任以來雖力節妄詞不敢授此曹以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者終不能盡禁最是樂安縣去州極逺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必囑縣吏脫差入鄉一番搶刼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寨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行縣訪民疾苦誅

所以禁絶外然禁其弊不若絶其根契勘樂安一縣而
有三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在吉州永豐縣界首名
招攜寨其一在近縣十五里名曽田寨某竊詳永豐多
盜前人立招攜寨所以禦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若縣
郭既有尉司而又有縣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
知縣則尚可檢防獨曽田寨置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
地而肆於州縣耳目不及之鄉委有十分之害初無一
毫之益合行省罷分明不免詳具申聞欲望公朝特賜

敷奏將曽田寨省罷將寨兵少壯者入充本縣弓手手力將見任曽田寨官保義郎解順改填本州兵馬都監見闕蓋都監巳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寅緣權攝某不差權攝而以正任税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解保義到官方新擾民奬端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情亦可念庶幾兩便仍下吏部照應施行某僭瀆控申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乞省罷宜黄縣監酒申省狀此狀七年六月初二日

照對某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遂分州縣見任同官到處索薄監貸人人皆能盡心數內巡轄遞鋪官宜天麒斥去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職獨添差宜黄縣不釐務監酒權北廂監押趙與坰私受饒縣尉計置官會一千八百貫將所分航步等三倉不盡行監貸縱容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貸户每名三十七文此項計贓尤多契勘趙與坰寅緣權攝已三更郡守而不去閙前後私受白狀擾人不一近者寄居樂縣尉運

米入城應糴本州方令趙與堈監視頃刻之間即詐取樂縣尉幹人官會四十八貫又欺詐㪷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忍為此則他可知矣前項贓數並係将廂吏親随根究引對趙與堈供認入巳實數分明本州除巳将廂吏親随斷訖編管外所有趙與堈因監貸監糴非法取受情罪所合具申公朝取自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将宜黄縣添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部照應永不作闕須至申聞者

申湖廣總所暫借樁撥義米狀

照對某偶叨誤渥捄荒撫州已於四月十三日到州領事見得餓莩滿野而富室閉糴綱解積欠而倉庫並空兩皆無可措手之地他州猶有義米獨撫州在倉司臺治之下歲歲係倉司糴盡不留顆粒他州猶有麥熟獨撫州風土應大麥小麥並不曾種顆粒他州猶可申撥上供獨撫州盡發荆湖軍饟又無顆粒可以申乞叩地呼天某與一州百姓並無求生之路尋契勘得本州曽

準朝旨樁撥義倉米一萬石充荆湖總所粮運係未曾裝打之數軍饟之急固尤急於民飢而軍饟之多非獨藉於此數凡本州綱運上屬使所者次第積壓率是今年運去之綱如前件萬石綱運之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樁貯而待未發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絶之民命容照使所見行綱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申納如蒙矜念曲賜允從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為倡而富室之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州數十

萬生靈皆拜使所再生之造且此米元以義名亦得允蹈其實而於使所軍餉亦初無妨也其亦事急僭越冒死為百姓一言下情不勝皇懼拱竢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準湖廣總所牒州照應令本州徑自申提舉司令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副本州救荒却提倉司別撥一項窠名填還本所差人取運事州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提舉司止有此項義米別無他

項窠名米斛可以移充本州已與拜賜一般不敢別有

紊煩所合具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屬官司投到

理對公事理對狀

照對某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夕捄荒未暇他及自五

月初一日方那暇隙點對前政元行公事數內多有本

州人户越經諸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上司檢舉元

詞督責違慢者匣牒居半某竊以為此皆本州官吏之

罪耳某每見朝省臺部以及所在諸司凡送下州縣詞訴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如子孫之事祖父每事當以情告柰何本州受上司委送有其狀而無其人不即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根括無地不勝鄉井之隳突亦恐行遣落空徒損上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而誰罪哉某除截自今始每項不曾有詞主者並與住行據實回申外區區欲望台慈察民俗

珥筆之多虛念今歲飢荒之良苦凡遇詞訴即給照由除程寬限五日令赴所送官司投到理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遞鋪來者其到遲詞主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速若公牒詞狀先到而詞人反遲五日不到若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詭名規害所怨此等若與遏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安豈惟上臺得體竊意民俗亦將自此歸厚矣某支壘屬吏冒犯威嚴下情不勝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糴狀

照對本州近準使牒分派和糴米七萬二千五百石若以本路分州而論派數已極均平況命出公朝事關軍餉本州即當趣糴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察本州頃三歲連旱至去秋而劇今春貴糴米升百錢人多餓死田多荒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目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方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早禾之晒損甚多

再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三日方得雨中間復整

整二十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多凡皆某不德致旱有

罪不敢自蔽已按旬據實節節申尚書省乞行罷斥分

明夫以去年之旱江西十一州既惟本州獨甚今年之

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如

髮乃有省劄寬限未催去年和糴米一萬七千餘石有

合催三鄒莊譚胡莊阿鄭莊代和糴見充軍餉米三萬

餘石有合糴還撥借賑糶五年分和糴米一萬石略計

今年本州取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成十四萬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況今年飢困之餘乎用敢詳述民情以聞區區欲望台慈矜本州之禾獨損念糴還元數已多將前項敷糴本州之米分派於其他有全熟無宿欠之州此衆擎易舉之事而稱物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為州民激切皇懼拱俟恩命之至

回申轉運司訪求凋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州講求凋邑利病某照得邑之所以凋者財賦折陷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不納也選材為令使其起此凋弊必自理財正辭始此事一行輕則縣吏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詐贓而脫訴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語於中朝凡縣令之以才選者率墮陷穽無救於凋邑之弊而適足以催折方進之人才耳惟有一等庸人姑息架漏求滿歲

月每一綱解之急不過重催抑納預借白撰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煎熬言之令人於邑葢困百小民以重催小民力不能訴而上不知催一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揺而禍立至人多愛身勢必至此某人微位下不問不敢對狂妄之罪惟上臺矜赦

申提刑司乞免黄勇死罪狀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凖使牒結斷陳王滁被死將

黃勇重杖處死事此事元係衆手行打致死今按法以致命痕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今聚廳引上罪因審問人情來歷如無異同方可施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盡心則是有負使令某竊照陳王孫元係為首結聚四十四名擾害傷人之兇賊也其徒四十三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經結定捶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保隣里苦不可言甚至

承捕弓卒決脊者三其居鄉也旣傷人其逃走也又累人故其一旦復歸皆有為衆除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為之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腦邊一痕為要害處今詳元體究官與上臺擬筆皆稱月色朦朧中羣然重壘亂打不獨黃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有審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逋逃申稱已死之人曲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衆承捕非私鬭故殺者比二也元體究官謂亂傷致死合

與分罪三也在法捕罪人内已傷若已殺為從各罪致死者減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其死衆皆悦之黄勇隨衆除害者也若死衆必憐之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共棄衆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事瘐死者已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已死之兇徒反為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體上臺詳刑之意遵照申聞如沐台慈再賜詳議行下不勝幸甚

申提刑司平反王定冤獄狀

使判王定之為重囚一郡稱冤非特王定稱屈其妻訴冤而已也司户平反胡百二招供此衆囚之所同一郡稱快之事也當職人微望輕致臺幙之疑遠追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然前輩小官抱案與長官爭獄者甚多若當職避嫌不為一言是上負提刑使臺之仁明下負此二十一人之青望矣其言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幙䟽駁之外其方凖上臺添追續到之人

請本州僉廳衆官喚上各令面供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備申上臺以備采擇

申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和糴莊

照對本州苦和糴為諸郡之冣甚達尊聞鄉閭實千載之奇逢幸有救助之機敢申衆籲之請大江以西隆興吉州等處皆平原大野產米居多惟本州與建昌為山郡又本州除樂安在萬山上不預和糴外其實系和糴者惟四縣建昌之係和糴者亦四縣建昌和糴不滿一

萬石本州之和糴乃至十萬石本州又有三鄒莊阿鄭莊譚湖莊等没官田皆不待給本而輸軍餉如和糴者三萬五千來石和糴之數比諸郡獨多遠至敷及苗米一石之家小户無所從出自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既苦人户亦虧官糴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户絶除立繼外有没官米租補助招糴免行敷派人户既寛官糴亦足今歲樂宅元積之米已盡而田畝新租之數無多區區本心欲漸積添永為今後補助和

糴之資而未有其繼也屬者天幸恭值安撫判府集撰侍郎授鉞鄉部大庇枌榆希冀異恩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巢穴估到東館白蓮堂田業衆情歡然皆謂侍郎必將以此田撥入和糴之莊更為錦綉鄉邦寛民之賜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驩誦之口已騰葢自先太師南豐先生開鄉閭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閭喬木故家久屬人望休聲善政增光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有如和糴之寂重久為鄉邦

之重困幸遇侍郎晝錦照臨其望救援夫豈小小特以三邊未撤戍和糴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没官之田謂必為和糴之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衆情之預以為喜也某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衆請仰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須至具申

黄氏日抄卷七十五